

Bailey and Kent's

HISTORY OF THE HEBREW COMMONWEALTH

Translated by

Montgomery Hunt Throop and Wong Yih-tsieu



Published by the
Church Literature Committee

of the

Chung Hua Sheng Kung Hui

by the help of the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931

第一章 疆域

一 地域之廣袤

希伯來之疆域，稽之歷史，頗難確定。上古之時，希伯來人不知己國之外，尙有無數邦國，及與腓尼基、巴比倫、埃及通商後，智識日漸增廣，乃知東有俄斐地在印度西岸，西有他施即西班牙，南有古實即蘇丹，北有米設即高加索山，此皆希伯來四周極遠之域，其歷史發生之地，東則爲底格里斯河、波斯灣，西爲尼羅河，地中海南爲曠野，北爲亞美尼亞山，面積約四百二十三萬方里。廣袤等於冀晉蘇浙皖贛魯豫湘鄂十省之巨，舊約中諸偉人皆服務於此，西亞細亞帝國之都城，亦皆建立於此。

二 居地之狀況

希伯來境內之地，非悉可居住者。南半方爲亞拉伯之曠野，曠野爲磽瘠之地，祇有沙

石而無水草曠野之旁爲乾旱之草原遊牧之民居之唯不能耕稼欲居一定之地而從事於農業則須於地中海濱或敘利亞之間山谷或米所波大米底格里斯幼發拉底等地求之因其地雨水調勻之故此外紅海以西尙有一流域即埃及國亦爲膏腴之地其足爲居住之處僅七十七萬方里等於蘇浙贛三省之地埃及與巴比倫二國人之生活尙不艱難敘利亞米所波大米之人則須克勤克儉方可度日其他諸地唯強有力者得以生存生活競爭之烈實無以復加。

三 雜居之民族

與希伯來人接近之民族大略分爲閃族與非閃族其非閃族中有用火石器及居山巒之人民於主前一萬年時皆居迦南地尙有未開化之數種人居於米所波大米巴比倫一帶又有一種名蘇美利人則在巴比倫之南開化頗早發明楔形文字於此大地之中大約有數百年之久蘇美利人與其他民族之關係現尙不易考知又有赫族之人則來自遠北治理亞美尼亞敘利亞之北半部者約二三百年此數族人之歷

史，皆無甚重要。

四 埃及人

非閃族中，以埃及爲最著，其民居於西南之地，與其他地方相隔絕；主前三千四百年時，在尼羅河兩岸，已經開化，農商之業，早具規模；主前一千七百年，組成有力之帝國，南轄阿比西尼亞，東北轄迦南，敘利亞，於是埃及與閃族，遂有密切之關係。

五 亞拉伯人

閃族人強壯勇邁，想其出身之地，即爲亞拉伯。由亞拉伯而繁衍至各族者，其居於亞拉伯地遊牧之民，擇水草而居，恒爲其所牧之牛羊尋覓食物，行蹤無定，不能聚衆一處，故文化濡滯，不易進步，惟保守古時閃族人之語言及生活之習俗耳。其四鄰肥沃之地，倘有兵事瘟疫，以致死亡多數，亞拉伯人乃隨往其地居之，至第七世紀穆罕默德時，亞拉伯尙無足述之歷史，雖於其南有強有力之邦國，但與希伯來人無若何關。

係僅有少數人偶取貨物經曠野而來經商而已。

六 亞摩利人

主前五千年至三千年之間，迦南、敘利亞、米所波大米爲亞摩利人所居之地。考最古石碑，雕有亞摩利之人像，肩胛廣大，肌肉發達，頭骨長狹，額向後斜，顴骨突出，鼻有鈎勢，膚赤，髮紅，鬚長而盛。其首都在幼發拉底河濱，與巴比倫河近，在地中海之東岸，及幼發拉底底格里斯兩河之上游，皆建有城市。近掘地查考，知其人民從事農商，頗有文化，並發見銅器，如商業用品及戰械等，不少。其城堞皆築於圓山之上，或圓巨石，或用土甃牆甚堅厚，城門兩面有堞樓。城之中央復建內城及廟宇，王與官吏祭司悉居其中，四圍民房密集，房屋以土砌成。政府施政極專制，各城有一專制之王，無法律以制限其權勢，人民皆爲其奴僕。聖經所常言之迦南，其義爲平原。迦南人即居於平原之亞摩利人也。其中一部分，則爲腓尼基人。

七 巴比倫人

主前一千五百年前，亞摩利人之文化，由底格里斯幼發拉底二流域，向南流布，至於波斯灣。河族之僑民居此肥沃之地既久，其習俗漸與蘇美利人同化，後排擠其人而自居爲地主之位，發展成數小邦，各有一城，如吾珥尼譜耳拉耳薩伊勤克等皆是。初互相敵視，後爲有力之王合併爲一國，約主前二千八百年，受治於亞加得王撒珥根第一及其子那朗新國境，東至波斯山西達地中海。約主前二千二百年，巴比倫之僑民向西北拓迹於底格里斯稱爲亞述人，自撒珥根第一起，巴比倫之軍隊，迭次戰勝地中海南岸諸邦，其地一經征服，即以己國之文化灌輸之。約主前一千九百年，罕默拉皮大王建立巴比倫帝國，於是商家常由巴比倫至地中海一帶，交通絕無阻滯。約主前一千五百年時，迦南人皆習用巴比倫語，後雖受治於埃及者一百年，然官廳公文仍用巴比倫之楔形文字。

八 希伯來人

希伯來於閃族中爲後起之邦，最古之傳說謂爲組織成於主前二千年時，據此傳說

並考其風俗，希伯來人實爲亞拉伯遊牧之民。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之時，嘗用強權侵入西北豐腴之地，後居民漸衆，乃居於迦南及西亞拉伯之間，遇災荒之歲，強制其民遷往埃及。約主前一千一百五十年始於迦南，得一永久之居留地。敘利亞人與希伯來人本爲同族，其出亞拉伯也，略後於希伯來都城建於大馬色。勢力最強盛之時，在主前八百年。

九 濱海之要地

希伯來建國於地中海之東濱，其地多陵谷，由西徂東，約三百里。土地豐饒，今已分爲二部。北部即大馬色，貝魯特北至亞力山，大勒達及幼發拉底河，稱爲敘利亞南部，自大馬色、貝魯特至曠野埃及，名巴勒士敦，一稱聖地。地勢作橋形，連接埃及與底格里斯、幼發拉底二流域，行軍通商，此爲必經之地。唯不可以久居，蓋列王皆欲據爲已有。軍隊通過之時，必飽掠而去。撒珥根、罕默拉皮之軍及亞述、巴比倫、波斯、希臘、羅馬諸軍，自北而南，皆須經此橋形之地；自南而北者，有埃及之軍隊。阿馬西托司米茲第三。

第十八朝諸王第十九朝之錫提及拉美斯等，皆嘗率軍攻之，拿破崙易布刺希謨亦常經此，希冀擴大其帝國之勢力。最近十耳，其德意志揮軍經此，圖侵埃及英吉利北攻德國時，亦有軍隊往來於此，此軍事上重要之地，居於此者既無力抵禦大國之軍，又須納稅以供大國之餉糈，故此小邦之分合或被併，皆足以動列強之注意，誠奇事也。

十 闪族之文物

閃族所居之地雖小，而吾人由之而所受之利益頗多。若希伯來宗教，爲世界歷史中最有道德感力之宗教，產生舊約聖經及基督教之新約聖經於亞拉伯曠野，產生穆罕默德之回教，今全世界人民中有五分之一爲回教徒，故此實爲猶太教基督教回教發祥之地。古時其民於理科美術諸學，亦頗多發明，在巴比倫埃及創造機械及灌溉之術，如桔槔水車等；建築方面，創製土甌及弧形之建築式，用雕石油漆瓷釉裝飾房屋，並創製鈐印，雕琢寶石，又於醫藥星辰算術諸學有獻不少。古時巴比倫人預算

日蝕月蝕，編製日歷，極為準確，今通用之陽歷，及晝夜分時之法，即得之於巴比倫歐洲之文字及航海術，則得之於腓尼基鎔鑄五金之術及工程之學，則創自埃及可知。古代文化斯士發明實夥。

第一章 古代文物之考究

十一 百年前考古之困難

百年之前，欲考究希伯來及其鄰邦之曆史，除聖經之外，無他法也。昔西亞、細亞稱強之帝國，滅亡已久，其遺址荒蹟，或埋於沙土，或沒於洪水，遺留於其地之夷族，迷信繁深，歐人士入境考察，悉遭禁阻。史家之考證聖經，又不能與他種歷史之古本並視，故阻碍良多。至於聖經之背景，若希臘文、腓尼基文、丁文，於巴比倫、亞述、波斯、埃及、小亞、細亞之史事，亦絕少言及，迄於今日，此種困難，已掃除殆盡。

十二 聖經中之新意味

五十年來，一般學者研究聖經古文，考查各篇著作之時地，知其成書頗多曲折，皆非作於一時一地者；著者之文學與思想亦各不同。最古之數篇為民歌，如拉麥之刀刃（創四23—24），井歌（民二—17—18），戰勝摩押歌（民二—27—30）。底波拉之戰勝歌（士五）等，皆是經中族長亞伯拉罕等，今知其為後之先知設想之人物，以之為一族之代表，此為古時編史之作法，便於記憶流傳。如創十章論挪亞之裔含之子古實指愛西屋皮麥西，指埃及；弗指利比亞，迦南指敘利亞；巴勒士敦（創十6），迦南生長子西賴，指腓尼基都城；赫指赫族（創十5），原非一家之譜系，皆隱指各族而言也。

再研究先知書於希伯來歷史，得以益形明瞭。昔人誤以先知為占卜之術家，用隱語宣述未來之事，故於先知書完全誤會。近今考古之結果，知先知皆非占卜之流，實為屬靈之領袖，以上帝之本性之需要，訓迪人民。其預言未來之事，悉依據宇宙之自然律，讀其書，於當時政治社會之狀況若何，人民崇拜上帝之態度若何，外來破壞道德與宗教之感化力若何，莫不包含其中，其重要可知已。

十三 埃及史錄

迄主歷一千八百年時，埃及之歷史猶如緘封之書籍，其內容不獲而知焉。考埃及於主前三十年敗於羅馬，其古文遂被羅馬所廢，至主歷六百四十年敗於回教徒時，埃及與歐洲尙少聯絡，人民飽受困厄，古文幾完全失傳，由毀壞之廟宇取其材料改建為居所或為回教之禮堂，法皇拿破崙於主歷一七九九年戰勝埃及後，命學者前往考察全地古蹟及動植物，治報告公布，世界各國對於埃及無不加以注意，拿破崙屬下之某工程師，在尼羅河口羅塞達建築礮台時，掘得一石碑，刻有三種文字，上為象形字，中為埃及行書，下為希臘字，經法國學者宋坡弄細加研究，於一八二二年通告其國人，謂於象形文字已能誦讀，從此鎖鑰既得進探益易，一般學者就埃及碑文，從事抄錄翻譯，年有進步，於埃及之故事，知者遂漸衆。

埃及為希伯來鄰邦，翻譯埃及古史可以藉知希伯來之古史，故由埃及文而可知希伯來人未入迦南時，迦南之文化何若，宗教何若，與埃及之聯絡何若，舊約所載埃及之歷史，由埃及文而知其盡為事實，並知埃及之風俗，與希伯來人本屬近似，又可明瞭約瑟一生之事，及埃及感化猶太之經過，近覓得一上古之字紙，於猶太人在主前

六百年遷至埃及之遭遇，描寫極為清晰。至於希伯來人在埃及作奴僕，被摩西導出之碑石，則尚未覓得焉。

十四 巴比倫與亞述之史錄

底格里斯幼發拉底兩流域，與埃及同受回教之侵逼，有數百年之久。時歐洲人對於其地，未遑注意，其文字，人皆不復知之。至一八三五年，英國羅靈遜在波斯最格洛斯之俾蘇吞巖，覓得一巨碑，碑上有三種文字，羅靈遜不憚艱險，盡錄其文，一為楔形字，一為米太文，一為波斯文，歸後與諸學者研究多年，始能解其波斯文，越二十二年而成功。其時古碑發見漸夥，於是進而翻譯多數巴比倫亞述之碑文，乃知底格里斯幼發拉底兩流域之歷史，古文與宗教，實與希臘羅馬相似者。

此種工作，與聖經之關係，比較翻譯埃及史，更為密切。蓋以色列猶太國盛興時，埃及勢已就衰，巴比倫亞述最稱強盛，迦南地屬於亞細亞而不屬於亞非利加，飽受東方文化之感力，希伯來與巴比倫，誼屬親戚，通商甚密。由巴比倫文即知希伯來人之宇

宇宙觀念，古史思想，藝術商業，社會風俗，以及主前一千至三百年治理西亞細亞大皇帝之歷史，並由聖經而知希伯來人如何保護其宗教及國家，更由底格里斯幼發拉底兩流域之荒城中所發見之碑文，藉知以色列猶太之外交與其他小國相同，皆因陰謀戰爭而致被滅云。

十五 迦南地之古蹟

百年以來，考古家之往迦南尋訪古蹟者踵趾相接，此舉於聖經歷史，實可使人獲得更清晰之證據，事爲土耳其政府所反對，致奏效殊鮮，乃祇得於地理家所製之輿圖，指示聖經中地址，而加以潛研耳，所有古時崩毀之諸邑，爲泥土淹沒既久，一時尙未能從事開掘，就三四處已發掘者，觀察之於迦南東南之拉吉，覓得一城，有古蹟八層，於基色猶大人亞摩利人古蹟之下，覓得上古石器時代人民穴居之地，於耶利哥掘視其城牆衛城而知三千年前建築術之堅緻，唯直接指明舊約歷史之證據，至今尙少發見，望一般考古家努力尋覓古蹟，庶成效不難立見也。

十六 其他史料

其他希伯來之史料，如希臘史家希羅多德（主前四八四至四二五年），阿立安（主後九六至一八一年），均有關於希伯來之著作，猶太史家約瑟弗（主後三七至九年五），嘗發表對於希伯來史之感想，且詳論猶太與羅馬之戰事，羅馬史家塔西佗（主後五五至一二七年），波里比阿（主前二〇五至一二三年），第奧德蘆（主前一世紀），帶溫（主後一五五至二四〇年），斯特累波（主前六二三至主後二二一年），斯哥托尼（主後第二世紀）各有論紀元前後四百年中猶太史事之著述，又於迦南地之希臘羅馬式之古城，可考知希伯來人身外之物作何狀況，更於無數希臘拉丁文之斷碑殘碣，以及金銀銅之錢幣，獲知諸王之姓名。他如瑪喀比上下卷以斯拉上卷多比傳皆為重要之史料，又如便西拉智訓所羅門智訓所羅門詩篇等書，讀之可知主前二百年猶太人道德宗教之思想。夫希伯來人自入迦南地迄主後九十年耶路撒冷滅亡，凡一千二百年，其歷史吾人由聖經與上述諸書，即可明瞭無遺。

第三章 民民主義之產生

十七 聖經記載希伯來人在埃及之苦況

創世記論希伯來國民之歷史，謂始於埃及爲奴僕之時。出埃及記云：「有希伯來人數千名於尼羅河口砂洲之東歌珊地方，建築皇帝之倉庫，雖督工者時加以鞭擊，而生育日繁並不因之稍減。皇帝恐將來人多易於作亂，因命督工者倍加虐待，令其民所生之男悉投於河。有某婦藏子於箱，置河畔蘆中。皇帝之女適沐於是河，聞嬰孩啼聲而憐之，携歸宮中，視若己子，名之曰摩西。音與希伯來之『援』字近似。依埃及文義則爲『子嗣』。」且與埃及王托司米茲之「米茲」二字相同。摩西成年時於某日目覩一埃及人鞭撻希伯來人，頓生憐恤同胞之心，遂怒殺其人而逸至紅海以東之米甸，娶其地祭司葉忒羅之女，爲岳家司牧羊之職，約二十載，平居念及同胞之苦，輒思加以援手，一日於異象中見荆棘焚而未燬，並聞耶和華命之鼓動希伯來人之精神使

之奮興，導之脫離奴僕之地位，摩西遂回至同胞許，奉祖宗崇拜之上帝名，請衆從之離埃及至曠野，並屢於帝前施行奇事求帝釋放俾希伯來民往曠野獻祭，然終無效，反使其民損負益重，而摩西始終以耶和華所允之語勉其同胞使十種可怕之災臨於埃及，其中最後之災凡埃及人之長子皆歸死亡，帝始驚懼允為釋放摩西乃集希伯來民衆令各家食祭肉（即逾越之羔羊）而遁，於是男女老幼隨攜牛羊等物東行至曠野因欲免國界守城軍之阻攔折而南行駐苦水河濱，旋帝忽反悔派大隊士卒車馬追逐之，上帝使東風怒發，一夜之間將河水吹開，希伯來人得越河而進，迨埃及追兵渡河風已止息海水復回溺斃甚衆，此極大之救法為希伯來重要歷史之開始。

十八 聖經記載之確證

埃及碑文諱言敗衄所記皆係戰勝之始末，故上所述者雖未明揭於埃及碑文，實不足令人懷疑，因希伯來人皆認舊約所載出埃及事為史實，且深信耶和華為無所不

能最慈悲之上帝，救贖其脫離埃及，忠事上帝，崇奉之心無或稍渝，於此歷史之背景，足證右言盡屬確鑿。

十九 磨折希伯來人之皇帝

據一般學者之研究，主前一二九二年至一二三五年之拉美斯第二，爲磨折希伯來人之皇帝。出埃及記一章十一節云：「希伯來人爲皇帝建比東蘭塞二城。」按蘭塞之希伯來文與拉美斯字相同，此可爲明證者一。主後一八八三年法國學者開掘此二城，得巨碑一，上鏤拉美斯第二之印，於比東亦掘得一紅色花剛石之巨碑，又黑色花剛石之人首獅身像，二皆爲紀念拉美斯第二之物，此可爲明證者二。拉美斯極爲專制，令人民建築城邑宮室廟宇，不可勝計，在位六十七年，組成大帝國，遠近無不攝服，國境由大馬色拓至喀士穆，屢次征服鄰邦，俘虜無算，強迫俘虜爲奴，命其從事於偉大之工程，在埃及之阿簿辛俾勒石巖中，有鑿穴而成之廟宇，門前列大石像四，皆爲拉美斯之象，位基雕鑿無數，被虜之人像，頸中有繩執於帝手，表示其奴僕衆多，勢